

名字是一樣奇怪的東西，你就是把它改了，換成另一個，原來的哪個，還是會默默地跟著你，像影子，又像是那些逐漸、或已經消逝的事物與人物，偶爾藉著街上的一點痕跡，藉著你的夢，悄然返回你的生命，彷彿它們忽然重生，又彷彿他們一直都存活在另一個人間世，只是你離開了它們的夢。

我不知怎的回到了徙置區的巷子，巷子的末端有一間房子，門牆都被拆了，裡面到處棄置著雜物。我看到一直蹲在那裡默默地抽煙的忠平叔，他用一雙濁眼看著我在陽光下寫字，他有一隻烏黑的眼珠，另一隻，是灰白色。我想起他在前兩年死了，媽說他是自殺的，然後教我做作業的大姐姐便瘋了。這都是徙置區清拆了以後的事，現在徙置區還在，所以忠平叔還在默默地抽煙，看著我在陽光下和肥文下棋。肥文穿著他的校服，除了他以外，區內就沒有人穿同樣的校服。我不知道他學校的確實位置，細豐常說，那是傻人才上的學校。一天，我到士多買冰條，看到肥文的校車停在區入口，車裡有一個學生不停用頭叩著窗；另一個兩眼發直，鼻涕流了一面都不擦；還有一個虛拉著褲鍊，不住用手逗弄著小雞雞。肥文從車上走下來，朝我打開了書包，說了一聲

「來」，我見書包裡沒有幾本書，卻有幾副棋。

肥文雖然笨，但下起棋來，卻是鬥獸棋裡的老鼠，懂得游泳過河吃大象。我實在下不過他，就問他學校教了九因歌沒有，他說只學到五，我叫他背，他就二一如二地唸起來。唸到二二三如六，我說不對，豎起左手四根手指對他說，你看二二是不是如四？然後我再豎起一根手指說，那這二三當然就如五了。肥文狐疑地看著我，我說你不信再看著我的手指。肥文看著我的左手，我就用右手小指把他的老鼠勾到掌心去了。後來肥文的棋子差不多都給我的象吞光，才著急地找自己的老鼠，我說，早就給我吃了。他說，什麼時候？我順口應了句，在我出貓的時候。肥文立即瞪著我說：「你出貓？」。忽然忠平叔「哼」「哼」地咳了兩聲，鼻孔裡噴出了濃濃的藍煙，天就黑了，我躺在床上聽風在門縫裡「嗚」「嗚」地吹，聽著聽著，就想尿。我想起外面只有幾盞暗暗的路燈，就不敢跑公廁，但風還在「嗚」「嗚」地吹，吹得尿都在我體內探頭探腦，我見實在憋不住，最後只好急急穿了人字拖，開門往街上走。街沒了，我竟穿著校服站在旗昌辦館前，放可樂的冰箱「噲」「噲」地響著。今天我是第一個嗎？他們怎麼沒來了？我看看牆上的掛鐘，

不偏不倚三點正，《婦女新姿》都該放完了，我還站在這幹嘛？空氣裡有一股油印紙和練習簿的氣味，我轉過頭來，審 SH 正捧著《良師》中文練習本瞪我。審 SH 怎麼跑這來了？還未開口，審 SH 已經把我的名字吼出來，是的，是我的名字，雖然和現在的不同，但那是我的名字。畢竟，在我認識的一輩人裡，除我以外，就再沒有別的「黎軍」了。

*Part One.*

*« Si un étranger vient séjourner avec vous dans votre pays, vous ne l'opprimerez point. Vous traiterez l'étranger en séjour parmi vous comme un indigène du milieu de vous ; vous l'aimerez comme vous-même, car vous avez été étrangers dans le pays d'Égypte. Je suis l'Éternel, votre Dieu. »*

*Lévitique 19 : 33*

「黎軍！看你這睡相哪像個人？簡直就像條栽進水桶裡的淹死狗。林鋼的睡相要比你好看得多了！」

我抬起頭，發現全班同學正衝著我笑；再看看林鋼，他卻還在座位裡打著呼嚕。

我和林鋼的校服，每天都有不同的味道。星期一是紙黏土；星期二是白膠漿；星期三是廣告彩；星期四是油粉彩；至於星期五，則是又濃又臭的墨汁味……這些氣味按照每天小息前美勞室的課而更迭，至於星期六，因為是長短週制，全校都沒有美勞課，所以我們身上就只有淡淡的老木桌氣味。

你知道人都有三魂和七魄嗎？徙置區的程媽媽對我說，人睡覺時魂魄會飄離身體，日出的時候再飄回來，而所謂夢，就是魂魄出遊時的所見所聞，懂了沒有？我說不懂，程媽就指著 1520 的阿葉對我說，你看阿葉，他人是坐在那曬太陽，但他的魂魄不在，所以別人打他他不疼，不信你過去拔他一根腳毛看。我起初不敢，但看看巷子裡沒人，又想起平時超記他們攔阿葉，阿葉也是笑呵呵的，於是就躍躍欲試。我跑了過去 1520 靠在阿葉身旁，阿葉沒反應，一邊理著在他膝蓋上睡覺的少白的毛，一邊曬太陽。我見他沒有異樣，就瞄準他腿上一根腳毛扯過去，沒想到卻扯下了一撮。阿葉把頭轉過來，頭上頂著個太陽，一張面黑得不可以再黑，嚇得我整個人呆住了。他突然張開小鬍子下的嘴巴，我以為他要——我，正要把眼睛閉上，卻聽見他「呵——嗚——呼——」地打了個呵欠。我如釋重負地回頭看程媽媽，只見一隻銀牙正在遠遠的陽光下閃閃生輝。

看我都在講什麼？我不是正說著美勞室的嗎？怎麼扯到阿葉了？都怪今天出門出得急，人是出了門，魂魄卻才拐回家，站在門前掏鑰匙。週六長週要上學，我就常犯這毛病。你說九宮格簿子可以用來寫英文嗎？寫當然能寫，但寫出來好不好看就是另外一回事，你硬來，字寫壞了，能怪簿嗎？我生來就是下午校的命，硬要逼我上早課，可以不打瞌睡嗎？

阿爺最明白這道理，所以星期日他一大早起床就把電視機扭開，我睡的上格床正對著電視，聽到卡通的開播曲就回魂，看到畫面就歸魄，魂魄都歸位了，阿爺就「啪」一聲把電視機關上，扭開收音機聽大戲。我待要爬下床去開電視，阿爺就走過來說：「細路仔，成日睇電視，去買書睇，順